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八

卿大夫之孝

德行

漢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

臣按蕭曹不以私憾廢公義可謂有同敬協恭之美矣彼其起刀筆吏不知學而勲業爛然幾與閎

天散宜生之徒爭烈宜哉

臣又按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以故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為相國後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開國宗臣識量夐絶老成典刑真可師法也

疏廣為皇太子太傅疏受為少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

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廣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悦服皆以壽終

臣按二疏之去人皆艷稱之至感動路人為之泣下而易退之節寥寥千古則厭足者少也彼之所以役役者為其身耳為其子孫耳而身之得免者鮮矣即及身幸免適以長子孫怠墮耳夫多財之患賢愚同累即奈何以是遺子孫也

趙充國年七十餘宣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相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羌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羌勢窮困兵雖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

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

臣按承平之時卿大夫雍容高位及險難遝懦畏避者衆也充國老矣慨然而起非不讓也急公家也師還不阿二將軍之計為天子言兵曲折非伐功也欲為後法也夫將在外惟利捕斬邀一時之

功及有急則益發兵費糧穀爰槀無算如二將軍之計豈在國家哉充國一出而勤撫納戎殺降及為持久計則罷騎兵興屯田益積蓄寛繇役省大費賊坐破碎賢主可為忠言何惜餘年不使上一聞兵之利害哉如充國者可謂有大臣之節矣

元帝之為太子也從大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内侯號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

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臣按霸孔子十三世孫治尚書爲帝師執謙退遠權埶眞可謂能世聖人之澤而足以風世者矣霸少子光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朝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少所匡救至與王莽比然憂懼常不自保則權埶之害也有愧乃父矣

馬援兄子嚴敦竝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

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臣按自史遷作游俠傳稱其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死不顧世故士窮窘而得委命遷亦有激而云爾而班固則以四豪為六國之罪人苟悅以遊俠遊說遊行為德之賊三遊者其趣亦一而已矣自世教衰民不知中道高激詭之行操毀譽之權以交結為賢以輕死生為烈遂成輕薄益長譁囂乖孝子之守身違事上之忠敬而漢世卿大夫多慕悅

之亦先王之德行不明於世而漸漬於成俗故也

援之戒兄子者可謂得制行之則矣而萬里還書

題目人物尋亦罹謗毁其類於目睫乎益謹飭若

斯之難也

第五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

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

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臣按私之易長也如農之庇嘉穀而除莠草則幾矣人與千里馬不受亦不用其人兄子病一夜十往然心不能忘與退而安寢私之念熟而無私者不熟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亦以不熟也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

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

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臣按四知之言凛凛可畏暗室屋漏之戒也續漢志稱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常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

也震年五十始仕歴官公廉始終一節真得孝子守身之義者矣震中子秉能繼父志嘗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不媿清白吏子孫秉亦可為孝也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徳上馬二十匹先零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廏使金如粟不以入懐命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賄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臣按招懷疑畔著信初附尤在示以清約使之畏威而懷惠自夫封疆之吏貪於財貨使來者不堪其求而終以背畔者屢矣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則近者悅服而遠者嚮風有何患苦而別搆變亂乎祭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威聲暢於北方野無風塵緣邊屯兵悉罷賈琮為交趾刺史土多珍貨前後刺史財計盈給輙求遷代故吏民怨畔琮到部訊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空單

京師遥遠告宄無所故聚為盗賊琮即移書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皆潔已奉公之效也

後漢書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横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衡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

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臣按易言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春秋定哀之世多微辭蓋卷舒之宜惟聖人為能取材若夫好善惡惡本於誠然激濁揚清勢非得已慕孤竹之高躅方莘野之自任特立獨行振厲危俗其為救豈小補已哉黨錮諸賢逮桓靈之朝政歸閹寺獨持風裁不為少屈禍愈烈而望實愈重從之者之死不悔不與者深自愧恥於此時也三代之

直猶存而人心不至敗壞澌滅之盡不可謂非諸君子區區一簣獨障江河而然也史稱激揚名聲互相題拂為近於婞直此正未然婞直者匹夫節俠之概非諸君子之素也好議論人短長是非政法此馬援之所不欲為者而豈可以咎諸君子哉當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竝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符融察其非真語李膺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病王臣望門恐其

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膚深然之則夫游俠游行諸賢固已深惡而閑距之矣諸賢之所好一於聖人之好也諸賢之所惡一於聖人之惡也非毀譽也三代之所謂直道也世之所謂清議也特已甚耳而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則自非聖人要未免於已甚固未可以不欲為甚者自恕而遂至為鄉愿以見絶於聖人也夫子不得中行則思狂者矣不得狂者又思狷者矣行義達道者固未

見而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則夫子固深幸得之曰吾見其人矣使聖人者作林中徐穉之徒從冉牛閔子之後而如李膺范滂者固皆升堂者哉有明魏璫之禍楊魏諸臣亦緼義生風聲排至死事亦相類夫教化行則下無清議清議亡則下無廉恥諸賢非得已也以云救也若因之為毀譽為朋黨後世所以齚舌不敢言益蕩蕩無綱紀無所不至矣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臣按亮躬耕隴畝為梁父吟志豈須臾忘國家哉而不可屈致其千乘弗顧之高乎及乎翻然一出定鼎峙之勢扶漢緒之衰洎主少國兵新破鎮撫外内勞瘁不懈竭其忠貞而繼之以死以後主之

闇使為循理之君黄皓輩伏而不敢恣也非夫亮之公誠謹慎其能格之哉三代之後一人而已自比管樂殆其方已者過慎也

魏崔琰毛玠竝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貞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拜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

光禄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甞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寛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凉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傅相倣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臣按琰玠典選舉敦本行厲廉節可謂知所先者山公啓事所不及也一時長吏至垢面羸衣獨乘柴車此亦不能無僞行然禮奢宜儉矯枉固宜爾也徐邈於其時不求名高後當奢靡之時雅尚自若不流流俗其斯為君子之行乎

陳泰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

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耶

臣按任閫外之重者當以陳泰為法不惟堪大將抑亦可謂有大臣之識量矣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筒也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濤河南向秀瑯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

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放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坐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標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

臣按東漢諸賢敦厲風節裁正流品一時君子皆

能束修知名教之嚴而閑檢之不可踰也既坐黨禍死亡畧盡而漢家隨壞繼以魏文崇尚通達老成徂謝後生譁囂于是夏侯元何晏鄧颺之徒出焉四聰八達三豫之目互相題表使一時之人士惟勤人事如吞狂藥無不柔調于是毀譽亂真是非搖奪矣是故虛誕之所從來也嵇阮之倫比之何鄧之溺於權利宜若不可同日道然惟其不知德行之為本名教之可樂思欲逃於一切之外則

與浮偽者不能以一間而王衍王澄之徒又徒希其放達而仍汩於勢榮尤為進退狼狽失其所操持者也夫人心之真偽難知而是非易辨孩提無不知愛其親也而母卒方奕碁飲酒豈復有人理乎籍之生平豈至差跌若此良以禮教不明清議不立彼第見夫沒沒者之可鄙也思欲逃人世而不知人倫之不可逃也由漢末至魏晉無百年而禮義之防遂若斯之決也然後知李杜諸君子之

矯世者非過也

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常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衍字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祜從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不

敢也

臣按辦天下之大事者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伊尹惟一介不取故能任天下之重使枯也不能恬於名勢則必奔走於駙紞之門爲都督臨重鎮亦惟結駙紞而可矣豈暇爲國家計慮長久哉謝恩私門枯不欲以處人自不欲以處己遊其心於功名爵祿之外故能辦大事於從容談笑之間雖小人亦不得而中之也若杜預在襄陽頗餉遺洛中

貴要惟恐為害當由有祐之才無祐之讓也
卞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宏裕不肯苟
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
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
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
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
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臣按壼深嫉浮華敦尚實行卒以死報不欺其志

可謂篤矣諸君子以道徳恢宏風流相尚者乃排

墻中物耳故眞偽虚實之際相去至懸也

宋武帝之為宋公也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

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寵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哀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絶其言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為豫章太守遇疾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厲為國為家

臣按此可為知進不止者戒也位高積債榮寵弗據而壓免者鮮矣晦不安恬退鋭於人事坐取傾

敗隳其家門上愧祖父下愧乃兄矣傳亮方貴凡
迪亦深戒之不從及見世路屯險著演慎論睹夜
蛾赴燭作感物賦自知傾覆求退無由悲夫故决
幾者惡其晚也
齊武帝時侍中江斆為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
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縣武吏邀逢聖
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
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

自諧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臣按僧真向齊武乞士大夫葢當時士大夫猶知恥能自重故僧真亦得而重之否則積輕久矣亦無復所須者也夫君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至屈於僧真輩哉顧愷之常執命有定分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真篤論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于世弟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九

卿大夫之孝

德行

唐房元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寛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譲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

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杜如晦與元齡共筦朝政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文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率用元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按元齡以謀如晦以斷同心左右引用諸賢史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蓋無功名之迹而舉世蒙其功真宰相之職也於秦誓所言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固近之矣

魏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

臣按徵知無不言引君仁義可謂竭誠盡愛然其君臣之間真千載之一遇也始徵事李密不見用後事隱太子不屈於帝帝既即位深器之日益親或引至臥内訪天下事徵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藴然其引古誼屈羣議繩逸樂戒怠終日佐上興儒術修文治於君子小人之際尤惓惓為上言側目其旁者固已不少矣故其後毀短萬方指為阿黨摘其沽直以太宗之賢信徵之篤而意不能無

哀矣流言鑠金積毀銷骨可畏也夫

狄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彦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

臣按仁傑孝以事親信以結友忠以事君在外則有遺愛及民為相則功在社稷且薦進人材常若不及桃李成蹊藥籠備物而一無私也卒皆為中興名臣數世蒙其利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詎不然哉

則天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迓之未嘗交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明皇時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名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竝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協心輔佐使賦役寛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臣按崇璟志操不同而能同心輔佐成開元之治惜乎其居相位皆未久也崇資頗權譎才優於德璟方正不阿始終一節當國識量深遠不尚一切之利姚宋之稱璟殆優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産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

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梧而已臨别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

臣按懷慎清節可風世矣為黄門監自以才不及崇事皆推而不專遂有伴食之譏此其賢不可及

也司馬光謂賢知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媢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罪人也則懷慎之推崇而不專其事正大臣之度豈特其清足尚而已哉始懷慎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極陳時政在黄門與姚崇執奏薛王舅王仙童罪狀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且以明皇享國倦勤憸人乘間為憂後天寳之亂卒如其言死不忘君憂深慮遠為伴食之言者詎居其昧

於大體者與

明皇千秋節王公竝獻寶鑑張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爲相謇謇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

韓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輙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

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為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臣按開元二十一年三月韓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罷而九齡同平章事明年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二十四年則九齡去李林甫兼中書令專柄用矣休被蕭嵩薦不為唯阿數抗論上前不一

年去位九齡亦以直道為李林甫所危君子小人之消長如此史稱自九齡罷政事朝廷士大夫持禄養恩矣豈特開元治忽之關亦萬世為人君為人臣者所當取鑒也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

羅雀掘鼠又盡廵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賊登城将士病不能戰廵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廵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廵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廵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三四廵且死顔色不亂揚揚如常

臣按疆場之臣見危致命與城存亡者史書相望如廵遠事最烈其守一城捍蔽江淮賊勢迮不得

南功尤大足以為百世而下有保障之職者勸云顔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

臣按真卿起平原清土門絶燕趙首倡義兵挫賊鋒既歸朝獨持風裁守正不阿屢為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忌嫉卒使希烈以不屈死善乎曾鞏稱之以為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

也真卿兄杲卿起兵討禄山被執詬賊不絶口子
泉明後求父尸東京得之并同死者袁履謙尸棺
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子皆流落河北真卿
使泉明往求之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
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
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憫姑
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已失女所在遇羣從姊
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

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節烈孝女萃於一門可敬

而仰哉

陸贄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甞有過及輔政

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

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遑他卹乎

臣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人臣事君之大義

也贄之剴拂人主者本此故彌見其小心不見其

許直也帝在奉天微贄朝夕獻納無以濟蹇難贄

勸帝自咎悔絶猜疑納諫爭斥姦佞此尤剴拂之

大者勿欺而犯贄之謂與

楊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禄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

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媿止

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

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

數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

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臣按綰惟儉約無私輔政旬日聞風自化忽然改觀故為政者惟正已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欲則何所不辦人自畏愛之也

王師討蔡以裴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

賊曲折及當國討賊益急十二年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

臣按度以皇靈之不振常愧憤無死所其自任者不小矣宜其身繫中外安危者二十餘年也蔡之亂度以身當之而亂以平後朱克融王庭湊作亂宰相崔植杜元頴皆不以國事為意度雖將無功晚年不復有經濟意優游綠野豈得已哉

宋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

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西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情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

哉

沆性直諒内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治第封邱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寛矣

臣按李沆憂國奉公識鑒深遠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尤爲大體國家防制不患不密日増月益煩擾滋甚此故水旱盜賊之所由來也沆之意欲

以寬大簡易休息涵養安天下元元之民而豈沮格人言哉爲大臣固當爲國家慮其大者遠者而豈在區區之間也

王曽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曽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曽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曽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曽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曽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

将誰歸仲淹服其言

臣按曾自言志不在溫飽居相位處危疑之際守正不阿能使宫闈虚巳小人廢退以恬静厲俗以儉約處已可謂有大臣之才與節矣宜胡文定稱之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禀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分地位也

杜衍爲樞密使每内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

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為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又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茍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臣按衍篤實平恕與范富韓共事獨相左右而不為茍同韓琦嘗言公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

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見此
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已為是賢於人遠矣在
永興能蘇民之困在審官能止吏之奸才尤過人
要惟以實心任實事而能然也
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
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
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子純仁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厲以爲有文正之風焉

臣按仲淹不世出之才遇鋭意向太平之主如其規畫豈漢唐之治所可幾及哉而僥倖者多不便於是以朋黨中之而上意移矣仲淹自筮仕及參大政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不獲究其用而士大夫自此知矯厲名節其裨於世教匪淺矣世言

仲淹子各得其父一體純禮得其文學純粹得其將畧純仁得其德量皆能世其家云

韓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

琦曰琦生平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奬猶恐為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奬可知也

臣按琦定策兩朝再安社稷處危疑之地無動容變色之虞可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要其所以一誠而已誠之所通天相之矣亦非偶然也既成大功享盛名而進退之際尤從容有餘琦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有周公之才而終無驕吝抑豈崇勃者所可彷彿也

臣又按琦與范仲淹經畧西事在兵間久一時倚以為重軍中稱之韓范琦規進取淹務持重議各

不同而協謀甚和東兵自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
增土兵減屯戍內實京師外省用度仲淹得熟羌
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紓西人饋輓
之勞如二臣之計皆不欲兵多既虚靡府庫財又
恐煩民間輓運或激他變也計畫深長憂國奉公
即此一事可想見之矣
富弼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臣按弼前後上疏屢以君子小人之辨為言其行己事君一於此矣先是仁宗開天章閣詔詢治道弼與琦仲淹各上事其旨未嘗不歸於進賢而退不肖也宰相之職如是而已弼使北功甚偉人多稱之然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古大臣無時不以斯世斯民縈念也

司馬光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

曰君實得毋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及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神宗謂吕公著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對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

臣按光至行所孚中外繫心田夫野老皆知司馬相公也蘇軾所謂曰誠曰一者信矣自古小人之

一切茍且鹵莽者自以爲適時務近人情者也孰知夫君子之立身制行真足以砥柱頽波救藥沈痼而豈迂濶之謂哉其規畫計慮不急小喜近功行之則隱食其福不用而國家卒中茍且鹵莽之禍迂濶者久之而知其非迂濶也嗟其晚矣吕公著之對有旨哉

吕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葢天稟然其識

慮深敏量閎而學博遇事善決茍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

臣按公著留意人物博取衆善如權衡之不欺有容之量也避遠聲迹不居知人之名善則歸君者

也真得宰相之體矣公著與父夷簡俱登相位史稱夷簡多智數公著一切持正其尤弛親之過而

敬其美者與

范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回屈

臣按熙寧元豐閒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

以榮辱天下無有敢優劣之者也鎭知諫院前後
章數十上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民生利害則
澗畧不言甞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
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
不爲也又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
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之數言者尤進諫者之極則也
范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甞講尚書至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卻立云願陛下留聽帝
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側
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
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臣按如祖禹者可謂無負乎為講官矣神宗旣祥
祖禹即疏陳願崇儉敦朴輔養聖性夏暑權罷講
言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拜右諫議大夫
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宣仁后崩即極言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離合之時凡所言者洞見本源深切痛癢其術不獲施而病證無不驗也其忠愛之心本之自然勿欺之誠積於夢寐而豈徒然哉可以為萬世之論說於君前者法矣

劉安世與司馬光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聞行之

何先光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

臣按立誠自不妄語眞體驗切實之言妄者誠之反也語者妄之招也故必言行相顧而後爲慥慥篤實之君子矣亦何入而不自得也安世自奉母命就諫職直己而行懼貶竄禍最劇然無秋毫易慮處之優如也縱横妙用無處不通誠故如是夫於母之命之者方不愧矣順親之道也

李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

或不用用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

臣按綱屢進屢斥而忠君憂國之心無須臾忘也奏疏累數萬言皆中當世之務雖不一用而諄諄然不少休史臣謂如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噭噭焉挽其裳裾而從之者信矣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宗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臣按主憂臣辱君父側身嘗膽而臣子安居美食歷覽往者禍亂之轍靡不如斯深為嗟痛宋史澤與趙鼎合傳以為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澤之易簀也連呼渡河者三鼎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二臣之愛君憂國雖死生禍變之際猶不渝也澤又有親迎復二聖疏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亦與經文相發明

張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吴玠吴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

臣按浚自爲幕職熟知邊事故以川陜自任未有漫然而可以受宣撫重寄者也既至陜即拔吴玠吴璘劉錡於行間任劉子羽趙開爲賓佐未嘗以已之習邊事徒自用而不用人也觀浚出入將相收得人之益爲多矣然猶失之於惡曲端而用趙哲郤宏淵富平淮西之敗何異孔明街亭之役乎故知爲將爲相要在於能用人噫難矣哉

或問岳飛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

死天下太平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臣按如飛者豈特古之名將罕及抑古之純臣也讀書知義理者亦求如是巳矣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蓋痛乎其言之然武臣之莫肯盡死大半始於文臣之愛錢沮抑其氣而啓其心彼固積毒而亦有所輕於我也故夫貪者誠禍亂之根也為人臣者能以此二言為戒何憂太平之無時哉

宋史道學傳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删詩書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
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不精語焉而弗
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
周惇頤出於舂陵乃得聖人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
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
理一分殊之指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
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
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

上自帝王傳心之奥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與其於世代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

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臣按道學之名非古無是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人不學無以為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皆躬上聖之姿而孜孜焉惟學之是尚由是道德一而風俗同故其名亦無自而立也自周衰聖王不作而道統之傳集於孔子孔子沒而曾子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然皆有德無位其不見容於時而為所詬病者固已屢矣

更千餘年之間而吾道之顛錯支離幽沉於諸子百家之説者又以益甚周子起而得孔孟不傳之學傳之程子以及朱子朱子於諸儒又為能集其成而當世之攻之者尤力林栗因論易西銘不合首劾熹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由是道學之名為小人排擊善類之目是時葉適上疏爭之以為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葢為是言者誠弗思之甚也夫其目君子為道學是敢於以道學為非

也敢於以道學為非是敢於自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是而後又目之為偽學則誣惑顛倒尤無所不至矣臣又怪夫道學之禁已弛於有宋嘉泰之初而道學之名猶若有厲禁焉中於人心而不去也方宋之禁道學也目為偽黨又變為逆黨其禍亟矣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故一時之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或變易衣冠狎游市肆自別其非黨

今程朱之道已大顯於世未嘗有所禁于學者也而士之繩趨尺步稍不移於流俗者則羣訕笑之曰某道學也真若以儒為戲者而衾影夢寐則為妾婦為穿窬為壟斷為鄙夫為乞人不惟不恥而且安之人心風俗之隱憂有甚於宋之明設道學之禁而攻之者矣夫道學者誠德行之總也其統在上則賴以行在下則賴以明今孔孟之書具在其書不可以不備讀其一舉動不可以不詳識而

取法不可以節舉而約說者也於周程張朱五子亦然學者要當盡讀其書盡法其行舉之不勝舉也是以推史臣傳贊之意而論其大畧以為世道人心儆云

韓侂胄自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真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史彌遠入相專國事魏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名命丁生

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理義之學

臣按德秀講習服行一以斯道為已任立朝進退風裁卓然所進大學衍義一書尤有功於天下後世了翁講學白鶴山下後請表章周張程子錫爵定謚每以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顔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為可憂之甚者其引義劘上亦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也之二臣者俱

晚出而有功正學甚大史氏僅列之儒林似未審也

文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名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天祥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臣按如天祥者於成仁取義真不媿矣讀其傳想見其為人可為流涕也屢奮屢躓百折不屈觀其志非欲遂以一死謝其責也死於尚可一有為之日斯未免為諒死於必無可為之時而事乃畢也故死非天祥之所難其奉兩孱主崎嶇萬狀必欲扶持之數瀕於死而益壯真可光日月照汗青矣宋三百年養士之盛後以死報者前代未有若是之多也而天祥尤烈善乎史臣之論之者曰宋三

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

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

人豈其然乎

元耶律楚材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

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

後之負譏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

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

后命近臣瑪爾扎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

石遺文數千卷

臣按元立國之初楚材之功為多凡所建明能持大體識慮深長而一歸忠厚皆可師法如戢貪暴遏驕横爭官吏貢獻聚斂之害定課稅之則活避難之民寬居停逃亡之法倡興文治擢用儒臣斯尤其卓卓可書者也方太祖太宗之世草昧初開楚材一以儒者之道輔之嘗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

易成也後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如楚材者葢欲以萬世常行之道輔其君然自非太祖太宗信任之專孰不疑其迂濶者哉

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

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竒之稍長嗜學如
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䟽義因請
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
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棃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
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民無
主曰棃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往來河洛閒從柳城姚樞
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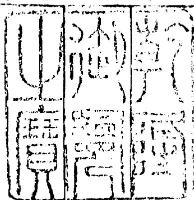
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茍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任也

臣按衡從姚樞得程朱之書與樞及竇默相講習三人者志同方道同術也始樞之得程朱之書蓋自名儒趙復而默又得伊洛性理之書於孝感令謝憲之樞與衡又皆默所薦當世祖朝三人者皆

在左右文治蔚彬彬然盛矣衡屢謝病至元中應召陳五事其一請行漢法其二言中書之務用人立法之宜其三言大學之道而要之以修德用賢愛民其四言重農桑興學校其五言崇退讓存廉恥可謂責難於君而非堯舜之道不陳者也在國子其教尤詳大約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諸生人人

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衡之學葢得之聖門下學者為深故能繼幾絶之緒而於異學雖不置辯固已為之防矣

以上德行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于世弟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

士之孝

愛親

左傳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姜氏於城頴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頴考叔為頴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

我獨無緊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隱公元年

臣按鄭莊從考叔之言母子如初亦可謂孝思不忘當時君子不稱鄭莊而稱考叔其食不啜羹特

以發問非真欲遺母而君子以為愛其母蓋考叔
廣施孝道能感悟其君是以己之孝誠錫及疇類
非譎諫已也
漢楊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欲和親
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瞿然改意恩養加篤後以
曉讀書除為郎中
蘇不韋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為美陽令貪暴
為民患謙按部得其贓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

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譙詰掠死獄中暠又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閒不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藏芻槀之處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穴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

暠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日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劒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暠字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捕求不韋歷歲不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

臣按當時士大夫或譏不韋歸罪枯骨不合古義

惟何休比之伍員而郭林宗以為過之要其毀身

憔慮出於百死以復不共誠愛之至也

劉平等傳敘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巳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

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隣之牲夫患菽水之薄干
禄以求養者是以恥禄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禄厚
者此能以義養也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
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
而入喜動顔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
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
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汝南薛包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

闡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

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

周磐少遊京師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

韋帶就孝廉之舉以父母孔邇飢寒之憂為此祿仕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以有道特徵語友人曰吾親以歿矣從物物猶事也何為遂不應辟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嚙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

得免太守韓崇名為東閣祭酒母平日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環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遂不就

鮑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父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京兆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友

王充少孤鄉里稱孝

郭泰字林宗家世貧賤早孤後遭母憂有至孝稱嘔血發病歴年乃瘳

臣按范滂稱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葢一時名士得自全者惟郭泰袁閎二人而已其不臣不友乃合於經所云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也以此云愛孰與破家室戕肢體以為名者乎

彭修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刼

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中屠蟠九歲喪父哀毁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王烈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飢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

姜詩事母至孝妻同郡龎盛之女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

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
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
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
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
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
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
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
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

之比近落藩也也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為郎中

魏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

韓珩少喪父母奉養凡姊宗族稱孝悌

高柔父靖靖高祖父固固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

吳高岱吳郡人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

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悚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當自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朝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

晉王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有子劉原為東河太守同郡馮收薦接於原曰竊見處士王接岐

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遁之高耶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毁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

王導子悅事親色養導甚愛之悅與導論恒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常封作篋不忍復開

王長文少以才學知名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後成都王頴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也

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

夏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於墓側種植松栢烏鳥猛獸馴其旁

桑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割抑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丁母憂哀毀骨立廬於墓側

何琦年十三喪父哀毀過禮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

鮮甘不贍乃為郡主簿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隣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禄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瀆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

孫晷吳國富春人伏波將軍秀之曽孫也為兒童未嘗

被呵怒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義理每處幽獨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父母常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乗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愈甚司空何充為楊州檄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竝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公車特徵會卒

韋忠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服闋遂廬於墓所

曹攄少有孝行好學屬文

成公綏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

臣按孝烏集廬亦愛心所感祥禽作賦事美於長嘯而昭明收彼棄此何哉

趙至寄居洛陽緱氏令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離鄉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叱耕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占戶遼西舉郡計吏到洛陽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太康中以良吏到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嘔血而卒

許孜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後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工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積二十餘年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虎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詔旌表門閭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張翰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

李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甞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

南史劉歊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學族弟訏竝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弟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歊進藥及翼日轉有間效其誠感如此謚曰貞節處士訏幼稱能孝數歲父母繼

卒訏居喪哭血濡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氊訏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謚曰元貞處士

王僧祐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為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

樂頤之仕為京府叅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

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遇商人負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常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庾杲之常往候頤之為設食惟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甞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弟預亦至孝

江泌少貧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為野火所燒依新宮火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

庾道愍有孝行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繈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口暮驟雨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來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父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嫡母劉氏

寢疾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
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
終身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
户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
忽生旅松百許株有異常松劉好啗甘蔗沙彌遂不食
焉除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
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
以孝感所致子持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

何烱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侍書御史以父疾陳解烱侍父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絶聲藉地腰脚虚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烱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囘遂以毁卒

臣按烱以毁卒愛之過於禮者也然賢於居喪飲酒食肉如故者可以矯末俗之偷也

沈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踴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

貧常傭書以養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從惲到郡還迎其
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
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氣絶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
毁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
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
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嘆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
乞數年始獲葬焉既而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
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

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除永寧令自以禄不及

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父法超為

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

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其兄斐死於陣匠迎

於豫章望舟投水旁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

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户自括髪不復櫛沐

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

皮骨纔連雖家人不復識梁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毁顇愈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毁卒

甄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

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元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棲宿其廬

韓懷明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人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事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

罷學還家就養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馬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累辟不就卒於家

褚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宗少文善居喪為鄉里所稱栖邱飲谷三十餘年孫測亦有祖風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先掊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禄憂人重事乎母喪身自負土植松

臣按天道地利之云自附庶人之義要其門族宦達志尚嘉遯未可列於編氓也

孔淳之居喪至孝廬於墓側

周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

戴顒父逵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

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

顧歡母喪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書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及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杜京産子栖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産病旬日

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絶而後續嘔血數升時何循謝朏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絶

劉慧斐父元直淮南太守兄慧鏡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篤行有父風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絶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慧斐舉以應孝行父亡後事

母尤淳至身營飡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朞而卒

阮孝緒幼至孝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名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以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參同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

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江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飲慧眼水必差乃因僧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顔含遂見冥中送藥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

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父卒紆廬於墓終日號慟不絶聲月餘乃卒

潘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因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去今為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旁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救父死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

止父子竝得免鄉人以綜異行薦補左户令史除遂昌長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

蕭摩訶子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時父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歔欷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

嚴植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喪因菜食二十三載

張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帊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

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

王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櫂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柳樹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著孝經義記兩卷

崔慰祖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毀不

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絶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任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

阮卓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至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

徐陵子份少有父風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

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
謂份孝感所致
江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終
身蔬食
師覺授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至孝師君苫前俄
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甦後撰
孝子傳八卷辟州祭酒主簿竝不就
北史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

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

李純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線徒跣號踊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敬村

張湛兄銑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

改

裴佗子訥之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急請還家當時以為孝感

房熊性至孝聰明有節槩

張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

漢中姜永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

辛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

紐因性至孝父母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枝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止因舉聲哀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

翟普林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里謂為楚邱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亡哀毀殆滅性廬于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

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雀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
狎無所驚懼司隷巡察表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王崇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
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
廬于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小鳥素質黑眸形大
於雀栖于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
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
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

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烏巢崇室乳養三子毛羽長成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杜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為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于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

録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榮等忌之懼
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馬尋討榮等擒之城降榮
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
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
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榮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
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榮于京城斷
手剖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
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

陳孝意為侍御史以父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毁骨立見者哀之

眭夸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

許智藏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

皮景和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絶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唐陳子昂聖歷初年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㑹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為涕

張僧徹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韓思彦為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為受一匹思彦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臣按思彥之戒其家重孝子繼蓋亦詩之所謂錫類也

武宏度父卒自徐州被髪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曰一溢米素芝産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事繼母徐為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刻石頌其感

元讓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擢太子右内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中宗在東宫名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彛曾祖子通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冢樾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敬彛父周智補臨黄令為下所訟敬彛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

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令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毀踰禮母病醫許仁則者躄不能乘敬彝自為輿往迎既居喪詔贈縑帛官為作靈轝

呂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名見奇之賜束帛長為右衛鎧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元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賈曾父言忠事母以孝聞卒官建州司戸參軍

劉子元子浹浹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侍疾體常流血母不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隠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在母喪毁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劉瞻弟助性仁孝幼時與諸兄遊至食飲取最下者

許伯會舉孝廉上元中為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

御製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

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陸南金仕為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

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弔客入而道其

情南金匿之俄為讐人跡告詔侍御使王旭捕按南金

當重法弟趙壁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

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壁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

之我生無益旭驚上狀明皇皆宥之

臣按二人之行皆俠也南金以母喪而匿崇道可謂犯禮亂禁趙壁之自誣請死出于孝弟之誠焉所以感動萬乘者矣

林攢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塚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禍我耶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傜役時號闕下林家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絶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繈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顔杲卿子泉明有孝節居母喪毁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為難

王助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為泣居父憂毁骨立

劉允淳少孤事母大孝

王希夷家貧父母喪為人牧羊取傭以葬

歐陽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

臣按韓愈為詹哀辭云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于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于

人世其德行信于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蓋詹奉父母之命而來京師亦所以養志疑當時有以是少之故愈反復言之也史稱其事父母孝蓋倚證于愈辭云爾李賀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宋李矌七歲喪母過哀

張直父楚平壽張令赴調長安值黃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初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蠭起道路榛

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十年不能得發哀
行服躬耕海濵青州王師範招署賓職
盧億少篤學以孝悌聞
易延慶居喪摧毀廬于墓側手植松柏數百本旦出守
墓夕歸侍母紫芝生于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
莖本縣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多
為詩賦稱其孝感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
後藁殯數年延慶出為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

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扈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墓側二樹連理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舉進士有志行母卒負土成墳廬于其側日有群烏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兎馴于坐隅人稱異焉

江白父禹錫大中祥符五年卒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于墓側藜羹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

張愈鄆人寶元初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丁内艱鹽酪不入口再朞植所持柳杖于墓忽生枝葉後合抱

楊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毁瘠而卒時人傷之

周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

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啣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

劉潛嘗知蓮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石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終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毛恂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鍤荷土以為

墳手胝面黥親友不能識廬于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

錢顗為御史坐貶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

葛書思父密書思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豈以五斗移

素志哉遂投劾歸十年餘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卒特謚曰清孝

蘇過父軾謫英州貶惠州遷儋耳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

种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蔽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淳化初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

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
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咸平
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于墓側
臣按放晚節不克終隱獲譏于時有愧賢母之教
矣要其初有足稱者故録之且以為操行不堅者
戒也有韓退者師事放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
去隱嵩山詔賜粟號安逸處士竟不出也

任象先調秦州户曹椽聞父伯雨謫棄官歸養

吴師仁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缽以充饑不復置庖爨及畜僮僕

孫侔與王安石曾鞏遊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禄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

唐庚兄瞻後名伯虎元祐初其父遊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于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収父書得亟來二字吾父得毋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

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决矣起裹糧僦舟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内外親及縣里貧無後者十餘喪子庭筠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毁甚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

孔旼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

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

陳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

申積中成都人𥜌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為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為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為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

郭義興化軍人嘗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

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柏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

劉子翬韐之子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為生廬墓三服除通判興化軍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

金景文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着稱其父母疾齋禱于

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為改所居鄉曰純孝

元范椁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椁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于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踐意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

武恪為秘書院典簿秩滿丁内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或勸之仕曰向為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

張紹祖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

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為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張緝性孝友至正中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揚州亂緝母姬氏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以上士之愛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